

天造地设顽童心

海上谈艺录

任溶溶

金波著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海上谈艺录丛书

天造地设顽童心

金波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造地设顽童心/金波著. —上海: 上海锦绣
文章出版社, 2012.4
(海上谈艺录)

ISBN 978-7-5452-0824-5

I. ①天… II. ①金… III. ①任溶溶-评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47271号

“海上谈艺录”丛书获  资助

策 划 宋 妍 张晓敏
统 筹 沈文忠 倪里勋 徐明松

责任编辑 吴 迪 胡 捷
特约编辑 孙建成 司徒伟智
封面设计 姜 明
技术编辑 李 荀

丛 书 名 海上谈艺录

书 名 天造地设顽童心·任溶溶

著 者 金 波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规 格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11.5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824-5/J.500

定 价 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56477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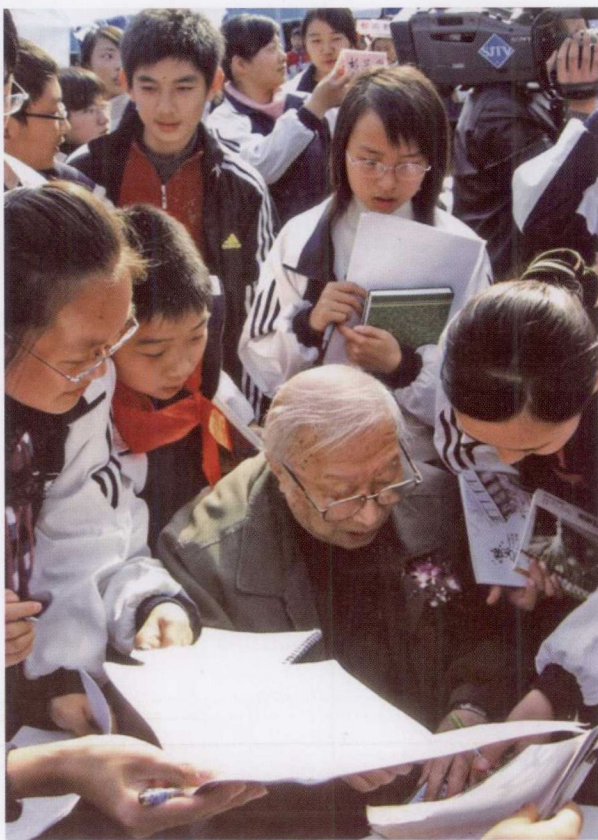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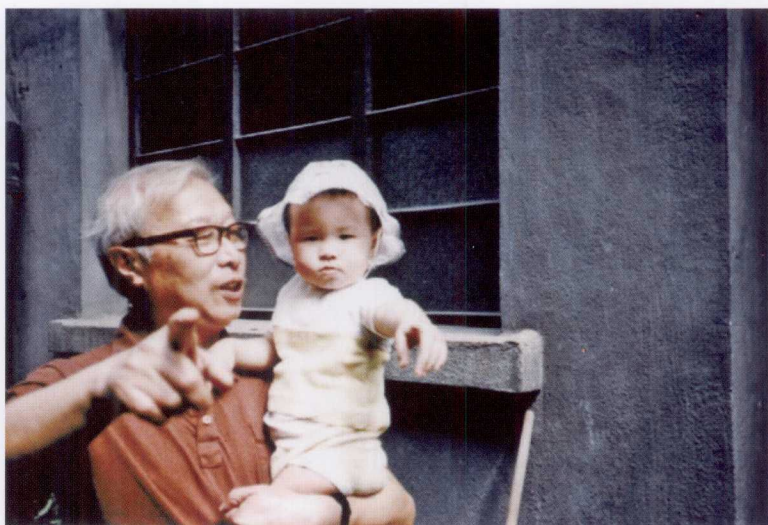
任溶溶近照



2003年参加第六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



2007年12月5日参加松江外国语中学校园文化活动，与学生们在一起（唐池子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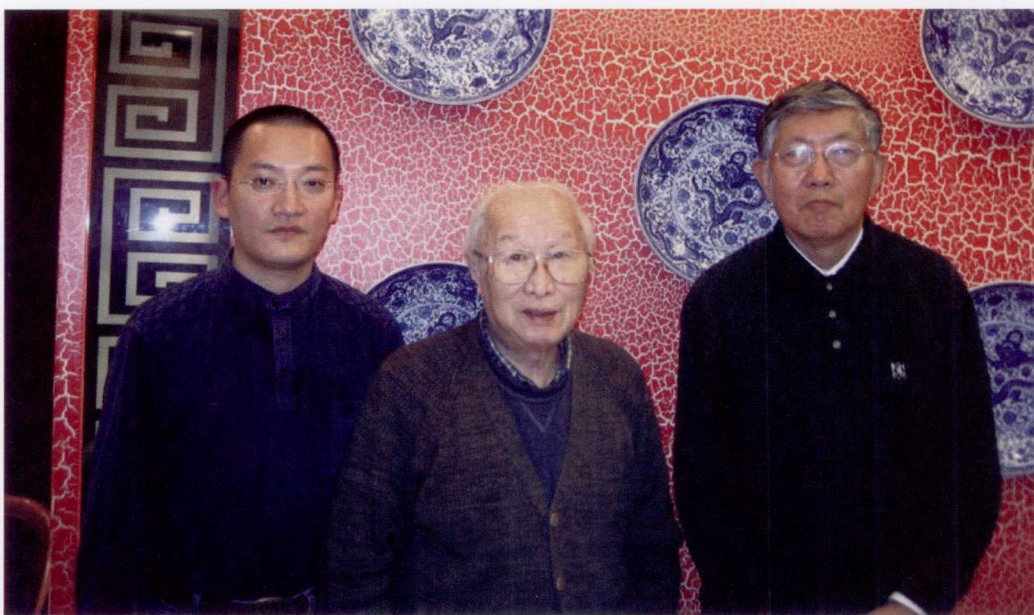
任溶溶与小孙子在一起



《任溶溶儿童诗选》



任溶溶与草婴（中）、盛天民（左）夫妇



任溶溶与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秋生（右）、儿童美术家詹咏（左）

目 录

艺术访谈

我很幸运，生活在有儿童文学的年代	003
------------------------	-----

艺术传评

第一章 天铸童心	013
第二章 岭南十年	025
第三章 孤岛岁月	039
第四章 锋芒初露	051
第五章 任氏童话	071
第六章 摇篮之歌	086
第七章 牛棚猪倌	105
第八章 石破惊天	115
第九章 一帜独树	132
第十章 欢乐永远	145

附 录

从艺大事记	159
后 记	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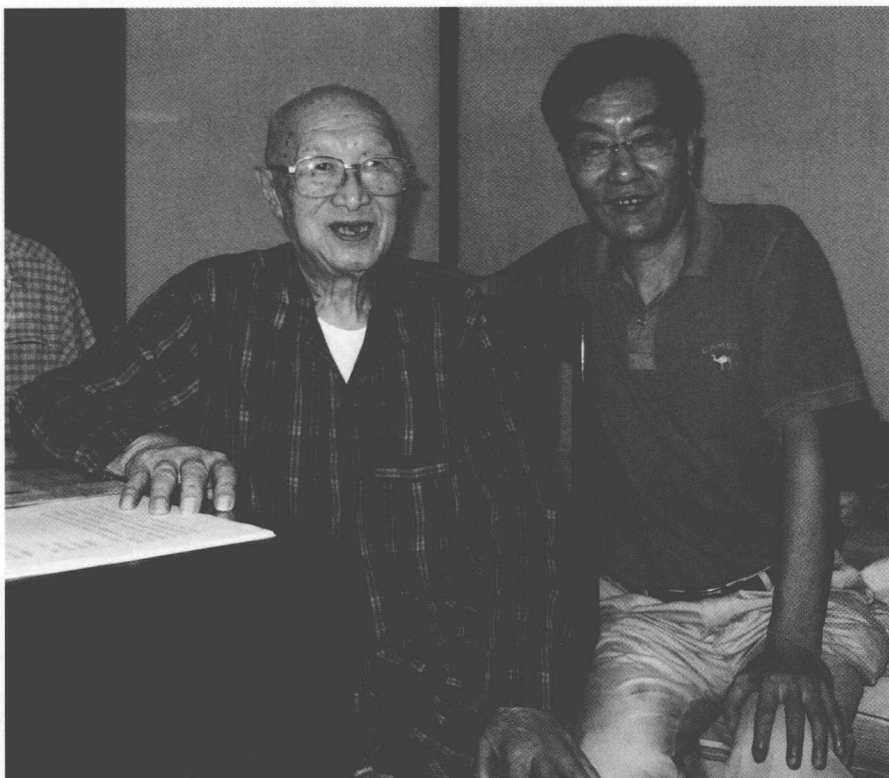
艺术访谈



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有时候我碰到五六十岁的人，说小时候读过我的作品，我是又高兴又惭愧。

儿童文学最适合我。我很幸运，活在有儿童文学的年代。

——任溶溶



任溶溶与本书作者合影

我很幸运，生活在有儿童文学的年代

时间：2011年1月

地点：任溶溶住所

被采访人：任溶溶

采访人：金波

2011年的冬季，雪早早地降临申城，刺骨的寒风持续地展示出它的威猛，这样的天气多年未遇。1月5日下午3点，受上海市文联委托为《任溶溶》一书组稿的司徒伟智老师，与笔者冒着寒风来到任老的住所——泰兴路上一处联排双层老洋房。

任老在这里已居住了近70年，这座老宅就像他的亲人。很多年前，只是听说房子可能拆迁，这个率真的老小孩竟嚎啕大哭。任老朋友多、见识广，美味佳肴、京剧电影、古典音乐、流行歌曲所好不少，唯闻听“上门采访”便会立即告诉对方“我会紧张”……

我们轻轻叩开任家的大门。开门的，是位中年模样的男子，他叫任荣炼，任溶溶的小儿子。穿过小花园，还没踏进房门，任老已笑嘻嘻地伸出手起身相迎。书报、网络上一张张任老的图片，在我们的头脑中植入了任溶溶体貌的这般印象：脸型丰满，宽额、少发，身材魁梧、健壮，一个集艺术家与“老克勒”于一身的长者……

而我们面前的任溶溶，裹着普普通通的厚实冬装，脸庞似乎小了一圈。此时，靠在椅子上的任溶溶，不时眨动镜片后面的眼睛，带着微笑，很风趣。祖籍广东的任老始终用一口流利地道的上海话与我们交谈，他浑厚的嗓音，他年轻人般敏捷、活跃的思维，使人难以相信——这是位将近88周岁的老人。

任老谈起他的童年；他学习国语、沪语、粤语，学习英、俄、日、意数种外语的逸事；他投身汉字拉丁化改革，参加新四军以及走上翻译之路的经历……任老热忱、豪爽、坦率，他中气十足的语音，具有很强的磁力，让人难以忘怀。

以下访谈内容，根据几次登门拜访任老、电话采访、邮件往来综合整理而成——

金波（以下简称金）：有人曾如此表述：如果列举年长高寿、作品又具有重要影响的老作家，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但如果列举年长高寿、作品又具有重要影响且总是乐呵呵像个顽童一样的老作家，恐怕非任溶溶莫属。

任老，您60多年全身心地致力于儿童文学的翻译、创作，究竟是什么情结使您

乐此不疲？

任溶溶（以下简称任）：我也不是老是乐呵呵的，有时候我心中也很别扭。还有的时候我很寂寞啊，跟人少往来。不过写作品给孩子看，我总想让他们看得开心，同时我也会很开心。这个工作最适合我。我很幸运，活在有儿童文学的年代。我这个人写不了长篇小说，因为我没有耐心。

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有时候我碰到五六十岁的人，说小时候读过我的作品，我是又高兴又惭愧。我是一名儿童文学工作者，创作的是儿童文学，翻译的百分之九十几也是儿童文学。我翻译儿童文学60多年了，无非想让孩子读到有意思又好玩的书，同时向我国儿童文学作者介绍世界儿童文学的精品，让大家开开眼界。

有位很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贺宜说过，儿童文学是个小百花园。我认为这话很有道理。儿童文学有儿童小说、儿童诗、儿童散文、童话，写的东西也可以五花八门，可以写现实、写幻想，比成人文学更丰富多彩；而在写作上，更淳朴、更天真。所以我非常爱儿童文学。

我不喜欢太严肃的东西，不喜欢看悲剧。我总希望团圆，结局美满，尤其是给孩子看的书。

常常有人称我“返老还童”，我可不赞成这种说法，因为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小朋友。也许是我翻译、创作了太多的儿童文学作品，不知不觉中我被“童化”了，呵呵……

金：您爱好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电影、美食……兴趣广泛。您豁达乐观、喜爱孩子的个性，与家庭影响有关吗？

任：我祖籍广东鹤山，母亲是广东新会人。我的父亲在上海开了家纸行，专门卖洋纸。我1923年5月19日出生于上海虹口闵行路。

我识字前读了大量连环画。后来我又喜欢上了武侠小说。我最爱读的小说是《济公传》，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时还写过400多字的《济公传》续集，并投稿给当时广州的《越华报》。所谓续集，其实是一回济公故事，不外乎济公戏弄坏人。当然，报馆没有回音，哈哈。《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也是我很喜欢读的。《西游记》我只是读情节，不喜欢的地方就跳过去。《三国演义》么，诸葛亮一死，我就不大有兴趣读了。读《水浒传》，我很感谢金圣叹，因为他把水浒传腰斩了，不然眼看一个个梁山好汉死去，会很伤心。我最不要看的是《红楼梦》，我对婆婆妈妈的东西不感兴趣。读名著使我从中得益匪浅，所以我一直提倡小孩要多读古典文学作品。

我小时候很贪玩，父亲不管我。当时上海放映很多外国电影，好莱坞片子，迪

士尼动画片，我都爱看，实在太好玩了。我还自己写电影海报，自己画画，想搞幻灯片呢！

《鲁迅全集》首次出版后，我从我的初中同学草婴那里借来读。后面有几本是文言文，我也一个字一个字读，这是我读书的习惯，虽然读起来费力点。有些地方看不懂也没有关系。

我爱好的东西真是很多，总是遇到贵人带我爱上它们。

金：上海和广州，您更喜爱那座城市？

任：我5岁时从上海回到广州，直到小学毕业，于1938年返回上海。我爱广州，也爱上海。我“文革”期间研究广州话，甚至家乡话，觉得广州很亲切。我还爱广东音乐（小时候不爱，如今怀旧），更爱吃广东菜。我长期生活在上海，朋友多，我当然也爱上海。

1940年10月，我读初三，经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汤季宏的介绍，我到苏北参加新四军。不久皖南事变爆发，我在参加一次会议时，见证了当时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决定的历史性时刻。少奇同志在会有句话我第一次听到，也铭记至今：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

第二年，我生黄疸病，无法随部队行军，不得不回上海治病。

从苏北回到上海，我开始从事地下党领导的文字改革工作，就是最早由瞿秋白等人发起的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的活动，也称“汉语拼音运动”。我参与编辑《语文丛刊》，在汉语拼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上做了不少工作。我们总的领导是姜椿芳。一个人一生中会遇到很多贵人，在某个重要关头，他们会给你帮助，给你指点。姜先生就是我的大贵人。

姜先生和汤季宏都是中共党员。还有些演员朋友到我们家楼上开过会呢。（任老举起手，食指向上指了指）

金：您是广东人，可上海话却讲得这么好，您是怎么学的？另外，您还懂好几种外语，在语言方面您是不是有天赋？

任：这与我参加汉语拼音化的文字改革有关。学汉字很难，难认难读难写，因为笔画太多，字太多。你看，现在我读一张报纸免不了读几个白字。所以要搞汉字简化，要搞汉语拼音化。

我是话剧迷，自己改编过剧本，由于以前我说话广东腔多，我的好朋友倪海曙就一字一字对我的剧本进行修改。这剧本后来有圣约翰朋友拿去要演出，可是他家失火，剧本被烧掉，我也就没能当成剧作家。

我曾经用汉语拼音对普通话、上海话和广州话的词汇进行标注，这样经常读音就会标准些。我还学过世界语，这对我学习其他外语不无帮助，触类旁通么。

在雷士德工学院读初中时，有些课程是由外籍教师用英语授课，所以我的英语基础不错。我的俄文最初是跟草婴学的，他还帮我找俄罗斯外教。草婴思考问题逻辑性强，我是想到哪里是哪里，哈哈……

1942年，我进入大夏大学国文系学习，老师有郭绍虞、刘大杰等，都是名教授。我真是幸运，遇到他们。特别是郭绍虞先生，我跟他非常熟。

我们广东有句成语：“摔倒了也抓把沙子。”意思是即使遭受挫折，也要想方设法得到点东西，这句话对我很有启发。“文革”初期，觉得无聊，我才学意大利文。“文革”后期，电台教日文，我又跟着学日文，这两门语言后来都用上了。

金：您是如何走上儿童文学翻译之路的？1946年，你的第一部翻译作品《黏土做成的炸肉片》发表。为什么你首先选择的是土耳其作家的作品？这部儿童小说哪些地方吸引了您？

任：我翻译的第一篇外国儿童小说是《黏土做的炸肉片》。这题目译得太直，因为没有经验。其实可以译作《烂泥做的炸肉排》。这篇外国儿童小说是从苏联出版的英文杂志《国际文学》转译过来的。苏联这本杂志专门介绍各国进步作家作品，我期期看。这一篇土耳其儿童小说十分动人，作者叫Sadri，写土耳其一个小学校，富家子弟每天中饭带来炸猪排、炸牛排，可是穷孩子吃不上肉却想吃肉，平时中午用烂泥做炸肉排玩。有一天一个穷孩子带来了一块真的炸猪排，拿到教室里。老师以为这是烂泥炸猪排，把它充了公，扔到教室外的池塘里。

当时我做文字改革工作，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大哥倪海曙。倪海曙跟孔另境先生很熟，他帮助孔先生排方言话剧，而孔先生正好创办《新文学》杂志，倪海曙把我的译文交给孔先生，孔先生马上就采用了。我用了个笔名叫“易蓝”。

这是1946年的事。我当时没有想到过专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

我正式翻译外国儿童文学，是因为我的大学同学到儿童书局编《儿童故事》，他约我翻译，并希望多多益善。我就到外滩别发洋行去找资料，看到许多迪士尼的图书，我太喜欢了，就一篇跟着一篇给他翻译（包括我最近重新翻译出版的《雷木斯大叔讲故事》），从此我就开始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了。

1947年，时代出版社负责人姜椿芳先生托他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倪海曙带话给我，说时代出版社要出儿童文学作品，他知道我学过点俄文，叫我就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译一本他们给我出一本。这真是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我就这么做了。我在时代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亚美尼亚民间故事》，接下来真是一本接

一本地译，一本接一本地在时代出版社出版，从解放前到解放后，直至时代出版社迁往北京。我自忖生下来大概是应该做儿童文学工作的，从那时候二十几岁做到如今八十几岁，而让我走上这条道路的贵人之一，就是姜先生。

金：您翻译的《古丽雅的道路》，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苏联文学作品曾经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能否谈谈您翻译《古丽雅的道路》前后的一些细节和感受。

任：《古丽雅的道路》的作者叫伊琳娜，她是苏联儿童文学的一门三杰之一。大哥马尔夏克是高尔基的学生，高尔基要繁荣儿童文学，把责任交给他。苏联第一次开作家大会时，由马尔夏克做报告。马尔夏克的儿童诗呱呱叫，我译过很多。她的二哥就是鼎鼎有名的科普作家伊林，董纯才先生译过他的《黑白》、《十万个为什么》等等。伊琳娜是小妹妹，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古丽雅的道路》。此书原名《第四高度》，写一个小姑娘一生事迹，跨过生活道路中的一个个高度，最后在卫国战争中牺牲。

这本书我是为上海时代出版社翻译的。我十分喜欢这本书，它从古丽雅还是个娃娃时写起，古丽雅拍过电影，当过小少先队员、共青团员，最后成了共产党员。小说译出后，我们的共青团中央十分赏识这本书，向全国共青团员推荐。《古丽雅的道路》可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媲美。

金：20世纪80年代，您一连翻译了阿·林格伦的8部作品，您为何特别青睐这位作家？她的现代童话名著《长袜子皮皮》、《小飞人》，为中国孩子送来了全新的、引起争议的文学形象。您有没有对“捣蛋鬼形象”的“副作用”产生顾虑？

任：“文革”前我专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改革开放后，我觉得欧美许多该译的书没译，十分可惜，于是我转而译欧美作品。我想把获得安徒生奖的作家的优秀作品一一翻译过来，如《长袜子皮皮》等。译的第一本就是林格伦的《小飞人》，我认为这些作品对我国儿童文学作家有借鉴作用，故毫无顾虑。事实证明林格伦大受儿童和作家欢迎。

金：国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曾经影响、改变了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走向。对于翻译作品与国内儿童文学发展方向的关系，您怎么看？

任：我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并不长，是新文学运动以后开始的。和新文学运动开始时大量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一样，当时也介绍了许多外国儿童文学作品，鲁迅、茅盾、巴金都译过儿童书。《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木偶奇遇记》等对我

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不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而且给文学工作者必不可少的借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翻译了大量儿童诗，如俄国叶尔肖夫的长篇童话诗《小驼马》，苏联作家马雅科夫斯基、马尔夏克、楚科夫斯基、米哈尔科夫、巴尔托以及意大利作家罗大里的儿童诗。这些诗当时大受小读者欢迎，也受到儿童文学作家的重视，巴尔托的《快活的小诗》还成了儿童诗的一种样式。

至于评论界说我翻译的《长袜子皮皮》三部曲、《小飞人》三部曲等改变了中国儿童文学，这是他们对我这个老人比较客气。呵呵。不过我多少还是作出了点贡献的吧！

金：与翻译其他外国文学作品相比，儿童文学翻译有哪些特点？

任：不对照原文和译文，根本无法知道翻译家付出的艰辛劳动及创造性。

英语“good night”一词，在儿童书里译成“晚安”通常太严肃了，按照西方人的习惯，讲完这句话后这天晚上一般不会再见，所以我就译成“明儿见”。有些人名、词汇，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不能死搬硬套。

我从年轻时起便从事文字改革工作，因此特别注重口语，这对我搞儿童文学极有帮助。口语表达，浅显易懂。原作者要孩子好懂，自然用口语，我也用口语翻译。原文深，我便深；原文幽默，我也幽默。

译儿童书跟译大人书又不同，对原文中的文字游戏，译者不能加很多的注解，不然孩子会失去耐心，没兴趣看下去。遇到这样的文字游戏，译者最好能想出相应的中文文字游戏，在不违背原作精神的前提下，让小读者感到好玩。

不过的确有无法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像美国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作家苏斯博士的作品，我读了近20本，好不容易才挑出5本翻译过来，包括他的代表作《戴高帽的猫》，为了押韵，我也只好不译作“帽子”而译作“高帽”，真幸亏中文“猫”和“帽”押韵。其他十几本全是文字游戏，中文取不了巧。

我是京剧迷，京剧对唱腔很讲究。京剧和中国诗歌对我的翻译也都很有启迪——怎样让孩子读起来朗朗上口。

金：几十年来您和其他翻译家为我国读者译介了大量国际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品，您对目前儿童文学翻译的现状是否满意？

任：翻译优秀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就是给小朋友们看好书，给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参考。可惜，现在译者太少。

许多国家如意大利、丹麦都有非常好的儿童书，可是我国在小语种翻译上人才

缺乏，有些这方面的翻译家都出国了，很可惜。

我们应该有长期关注外国儿童文学、不断为我们选择译介世界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和作家的翻译工作者。当然，现在有个版权的问题，要翻译国外的作品，得先通过出版社买版权，而过去只要发现优秀作家的作品就可以翻译，然后出版。希望出版翻译作品的各地少儿社要重用译文编辑。出版社不能只注意畅销书，畅销书中有好书，优秀的文学作品却不一定畅销。

金：任老，1982年6月，您在东北、华北儿童文学讲习班授课时说，惊险小说、幻想小说对青少年是万万不可少的。惊险小说、幻想小说为什么不可或缺呢？

任：我说孩子要看幻想、冒险作品，其实是我的童年体验，小孩子虽生活在现实中一个小天地内，但脑子却想得很远，无边无际。我幼时还看不到童话，我看老式武侠小说，看《济公传》，看梁启超翻译的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看《金银岛》，就是为了满足这种好幻想、好冒险的想法。也因为如此，童话在儿童文学中有特殊地位。

金：您提出的“热闹派”童话与“抒情派”童话的观点，曾引起中国儿童文学界的理论之争。

任：童话之“热闹”与“抒情”，我也是看了很多童话后归纳出来的。我崇拜张天翼的童话，他的童话特别夸张、好玩，给人一种热热闹闹的感觉。我译的意大利罗大里的童话也如此。与这些童话不同的是抒情的，令人深思，十分打动人的童话，如安徒生的《丑小鸭》等。由于作者各有所工，题材不同，就有不同写法，都可以写出好作品，事实也证明了这点。绝不可以厚此薄彼。

金：评论家们把儿童文学作品划分为温情型、教育型、游戏型、冒险型等，您也提出过“热闹派”。请您谈谈您印象最深的儿童文学作品。

任：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童话，是张天翼的作品《奇怪的地方》。当然，我们大家更容易记得他的另两部作品《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

意大利作家、意共党员罗大里的《洋葱头历险记》，通过水果、蔬菜写阶级斗争，非常形象、生动。《洋葱头历险记》的写法，要比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更聪明。

“文革”后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外国文艺》，我从意大利语重译了或新译了罗大里的《洋葱头历险记》、《假话国历险记》等作品，而且从意大利语翻译了我从小热爱的《木偶奇遇记》，在我译的书中，这是我最为满意的译本之一。

我翻译的《飞翔的鸟拒绝忧伤》，原著已被迪士尼公司以一百万美金买下了电